

粉嶺火車站旁的蓬瀛仙館
(王鉅科 摄)

地名由來

新界北區和西北部一帶，昔日有所謂五大姓氏，也即是錦田鄧氏、上水廖氏、新田文氏、粉嶺彭氏、河上侯氏，如果再加上沙田曾氏，則合稱新界六大家。

近年由於市區人口大量向新界遷徙，加上新界本土居民較多往外國移民，因此，昔日的姓氏比例，早已經面目全非了。

彭氏祖先是彭祖

彭氏據說源於彭祖，堯舜（距今四千多年前）時因封於「大彭」（今江蘇省附近），故以地名作爲其後代的姓氏。

至於本港新界的彭族，其遠祖據說原居於甘肅隴西郡。唐玄宗時，彭雲因避天寶之亂，徙居江西，到北宋時，彭雲的十八代孫彭延年調往潮州任「知事」，其後人彭桂又輾轉來到群帶路（今香港島的古名），再於粉嶺定居。

粉嶺彭姓三千人

彭桂在粉嶺開村，至今已有六百多年歷史，由彭桂傳至現今，後人已達二十多代。據彭氏族人估計，粉嶺族彭姓者約有三千餘人，而由粉嶺散居於新界其他地區立村的，約一千人左右，彭族合約有四千餘人。

據說，粉嶺彭族人在昔日也常到潮州去拜祭其遠祖彭延年，百多年前，族人在粉嶺北邊圍建了一間「彭氏宗祠」，門前有一對對聯，聯云：「系本商賈、祖德昭垂、萬古彭墟開駿業；支派宋史、宗功勿替、千秋壁巒紹鵠圖。」

對聯中的「系本商賈」，是說明彭氏一族，其本源可追溯至宋代。「支派宋史」，是說明彭氏本系於宋代時南下立村的事蹟。

早期居民拜水神

至於「壁嶺」，就是指粉壁嶺，即今日的粉嶺地區。這名字的由來，說起來亦有一段古史。

故老相傳，今日上水、粉嶺、龍躍頭這一帶區域，以前並沒有分區的名稱，而總稱爲「雙魚洞」。在明太祖時，也就是彭氏初到此地時，本區土名「鴉鵲塹」。及至明代中葉，村民掘山開村時，發現這裡有一小山，其泥土是白色粉狀，與附近的泥土完全不同，因此就把這地區改名爲「粉壁嶺」，後又簡稱爲「粉嶺」。

據說，早期的粉嶺居民，除了耕種外，還出海打魚爲生，如今粉嶺的三聖宮和北帝廟，供奉的都是北帝，北帝本是水神，由此亦說明，這裡的早期居民，可能與漁業有關。

（摘自《香港倒後鏡》，坤林出版社）

「兩袖清風」典出何處

□劉書龍

明清以來，人們經常用「兩袖清風」一詞來比喻爲官廉潔。關於這一成語的出處，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出自於明代廉吏于謙的《入京》詩：「絅帕蘑菇並線香，本資民用反爲殃。清風兩袖朝天去，免得癌閭短長。」

其實早在元朝文學家魏初的《送楊季海》一詩中就已出現了「交親零落鬢如絲，兩袖清風一束詩」。魏初，字太初，號青崖，著有《青崖集》五卷，曾任元朝中書省掾吏、監察御史、南台御史中丞等官職，品性清廉，頗有政聲。

此外，元朝陳基在《次韻吳江道中》一詩中也有這樣的句子：「兩袖清風身欲飄，仗藜隨月步長橋。」

只不過當時這一詞語還沒有與爲官清廉這一意思聯繫在一起。

到了明朝吳應箕的筆下，「兩袖清風」這一成語就已被用來表達清貧之意了：「入計時，止於兩袖清風，欲送其老母歸楚，至不能治裝以去。」

從此以後，「兩袖清風」（亦作「清風兩袖」）才逐漸演變爲官清廉的意思。如明朝另一位清官况鍾（1383—1443年）在出任蘇州知府任滿赴京考績時，爲拒收群衆送的禮物，就曾作詩云：「清風兩袖朝天去，不帶江南一寸綿。慚愧士民相餞送，馬前灑酒注如泉。」

（摘自《知識窗》）

「雨巷詩人」戴望舒

□呂 倫

文壇軼事

對於新詩，我是門外漢，但是我卻喜歡讀新詩。因《雨巷》一詩引起注意而有「雨巷詩人」之稱的戴望舒，首先喚起我的興趣的，並不是他的詩，而是他的第一本詩集《我底記憶》的樣相。這理由說起來是頗爲可笑的。

被詩集封面吸引

出現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水沫書店，它所出版的書都具有本身的獨特風格，《我底記憶》是其中的一本。這本詩集用米黃色道林紙印刷，封面用褐色厚紙裝訂；內文編排得

簡樸而又雅致；三十二開本，毛邊裝。這樣一種形式的書，在當時看來，格調的高雅，實在難得見到。經過時代的變動，這本詩集在今日的圖書館或是舊書攤上恐怕也找不到。

我就是通過這本詩集的儀表進入它的內部，從而喜歡戴望舒的詩的。
——給我罷，姑娘，那朵簪在髮上的小小的青的花，
它是會使我想起你的溫柔來的。
像用這樣的句子開頭的《路上的小語》，對於我當日那樣年齡的人，是具有強烈的魅力的。當時的好些南國詩人的詩風，都或多或少受到戴望舒的影響，因此被稱爲「現代派」。提到「現代派」這名詞，在某些人

的觀點上並不含有敬意：因爲這類的詩只突出感情卻不突出政治意義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戴望舒在詩風上是起過他的作用的。

遭日軍拘捕入獄

我同戴望舒曾經相識，卻說不上什麼交情。他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後由上海來香港的。在他擔任《星島日報》副刊《星座》編輯時，寫信向我借《現代》雜誌創刊號（他從葉靈鳳那裡知道我有這套雜誌）。我把雜誌寄給了他。此後也沒有什麼交往。那個時期，我經常在《星座》上寫點文章。有趣的是，從自己上任以後，他把我沿用下來的筆名侖倫主動給我改了：把我文章的署名換上「李霖」二字。我這個「小名」只是葉靈鳳知道，可能是由葉靈鳳轉告他的。那時候上海出版的一本《郭沫若評傳》的作者，名字恰和我的「小名」相同，也許戴望舒以爲我和那本書的作者同是一個人，因而索性替我換上那個名字。我對這件事不方便提出意見去更正，便由它繼續下去算了。

事隔一場戰爭後，我從內地回到香港，

知道了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，戴望舒和葉靈鳳都曾被日軍拘捕入獄，受過折磨。戰事剛結束，葉靈鳳辦了一本綜合性刊物《萬人週刊》，編輯部設在華人行樓上。有一次我去送稿，碰上戴望舒也在那裡。我在這個場合才同戴望舒相識，第一次見到面。



年輕時的戴望舒

因哮喘病發逝世

這以後，人事倥偬，我沒有機會再見到戴望舒。只是從旁知道一些關於他本身的事情。他患了哮喘病，而且長期遭受困擾。他的婚姻生活也不很如意，不時爲夫婦之間的問題苦惱。據葉靈鳳的追憶文章敘述：戴望舒到羅便臣道他的住處探望他的時候，常常站在窗口向外望，對着遙遠的雲天打發他不能告人的抑鬱。

在身心同樣痛苦之中，戴望舒要求改變環境，要求新生，於是在中國解放後的一九五〇年冬季，他決定回內地去。但是到了北京不久，卻因爲哮喘病發作逝世了。

戴望舒是死在他的人生轉捩階段的時候。八年民族戰爭給了他的靈魂以有力的衝擊，他在末期所寫的幾首詩——《元旦的祝福》、《獄中題壁》、《心願》和《等待》等，都顯示了他的生命已揭開了新的頁面。可是命運卻不讓他揭下去，這是他的不幸！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(摘自《向水屋筆語》，香港三聯書店)

袁世凱稱帝幾個幕後推手

□蘇全有



當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

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凱接受了所謂的民衆勸進書，宣布登基，史稱洪憲皇帝。1916年3月22日，袁被迫下台，當了83天皇帝。6月6日又因尿毒症棄世而去。袁世凱是一個謀略絕非尋常可比的人，為什麼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，逆歷史之潮流，復辟帝制呢？這裡面除了袁世凱本人的原因之外，還有其他一些人在幕後充當推手，此因素不可不察。

往事如煙

袁世凱在臨死之前，曾吃力地吐出四個字：「他害了我。」這個「他」是誰呢？

據袁氏家族的人估計，袁世凱死前所說「他害了我」的「他」，很有可能就是其子袁克定。袁世凱死後，袁克定在靈前用頭觸棺，放聲大哭：「爸爸！爸爸！我對不起您！」袁克定的這般哭喊，與他鼓動其父稱帝有關。

袁世凱：他害了我

袁克定之所以主張其父袁世凱稱帝，是因爲這樣一來袁克定就是皇太子了。袁世凱有一妻九妾，有17個兒子、15個女兒，袁克定是袁世凱的長子，而且是唯一的嫡出。袁世凱對袁克定十分重視，抱有殷切期望，這從袁克定的名字中就可看出。袁克定的乳名叫「繼光」，「繼光」的含義，用袁世凱的原

話是：「繼吾先人之光也。」

由於袁世凱的着意培養，袁克定不僅舊學功底深厚，而且德語和英語都相當不錯，袁世凱與洋人交涉時，經常由袁克定充當翻譯。在袁克定的書房裡，堆滿了德文和英文書籍。所以，袁克定很有抱負。辛亥革命後袁克定極力鼓動帝制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動就是給袁世凱編造《順天時報》。

《順天時報》是日本人在北京辦的報紙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列強無暇東顧，因此，袁世凱十分關注日本的態度，《順天時報》就是袁世凱的重要消息來源。由於該報紙經常發表一些對帝制不利的消息，於是，袁克定心生一計，決心瞞天過海，偷樑換柱，自己花錢編造假版《順天時報》，經常刊登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，袁世凱看了以後，非常高興，認爲日本方面不會有問題，於是加快了帝制的步伐。

不過，畢竟是紙包不住火。這事後來被捅到袁世凱那裡，袁世凱把袁克定找來，問明情況，氣憤至極，袁克定忙跪下求饒，袁世凱拿起皮鞭就打，邊抽罵道：「孽子！欺父誤國！」

臨終抱怨：楊度誤我

袁世凱稱帝，還與「籌安會」的「六君子」、「十三太保」關係至爲密切。「六君子」指楊度、孫毓筠、李燮和、劉師培、胡瑛、嚴復，他們在1915年8月14日聯名發起成立「籌安會」，楊度爲理事長，孫毓筠爲副理事長，鼓吹帝制。「六君子」再加上梁士詒、張鎮芳等7人，合稱「十三太保」。

袁世凱在臨終時抱怨：「楊度誤我。」楊度就是「十三太保」中首要的人物。1915年4月，楊度爲袁世凱復辟帝制撰寫了兩萬多字的《君憲救國論》，呈遞袁世凱，袁世凱大爲賞識，於5月

宦受命爲四川都督，臨行前，伏地九叩首，並跪着上前，嗅袁世凱的腳，大呼：「大總統如明年還不登基，我陳宦此去到死都不回來了。」陳宦這些北洋將領，想的就是：大哥做了皇帝，小弟也掙個將軍到手。楊度也說過：「北洋諸將，從公多年，所爲何事，只不過攀龍附鳳，求子孫富貴耳！」如總統猶豫不定，將來諸將又怎麼辦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袁世凱1915年12月稱帝後，封陳宦爲一等侯。但到第二年5月，陳宦卻又勸袁世凱退位，並於當月通電四川獨立，成爲袁世凱帝制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英公使稱袁「陛下」

閻錫山。山西王閻錫山儘管是同盟會員，可在帝制期間爲保全自己的地位，極力推動，他還把自己的父親閻書堂送到北京租屋居住，表面上是請老人家逛逛北京，實際上是把父親作爲人質，使袁世凱對他放心。1915年4月間，他被袁世凱召見三次，其中第一次召見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，並爲此談虎色變，心有餘悸。他後來回憶道：「我一生見過了多少位咱國家的元首，如孫中山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馮國璋、曹錕，甚至張勳、段祺瑞以至蔣介石等，沒有哪一個像袁世凱的兩道目光那樣虎視眈眈地逼人，使人不敢仰視。」

張作霖。張作霖發誓道：「關以外有異樣，唯作霖一人是問，作霖一身當之；關內若有反對者，作霖願率本部以平內亂。」

古德諾博士。1915年7月，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古德諾博士訪華，並於8月20日發表《共和與君主論》，認爲中國民智低下，只宜行君主立憲而不宜行共和。古德諾訪華期間是袁克定負責接待的，這對他是個極大的鼓舞。

日本公使日置益、英國公使朱爾典等，多有贊同帝制的表示。1915年1月18日，日本公使日置益對袁世凱面遞《二十一條》時說：「若開誠交涉，則日本希望貴總統再高昇一步。」朱爾典在中南海懷仁堂國宴間，竟用英語尊稱袁世凱爲「陛下」。

從上可知，袁世凱當上皇帝，既有自己的原因，也有客觀的條件：合在一起，成就了袁世凱的83天皇帝夢。這是袁世凱的「人生高峰」，同時他的事業和生命也在這一時間戛然而止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報》）

梁寒操輓胡適聯

□梁羽生

名人輓聯

胡適是在1962年二月以心臟病猝發，在台北南港「中央研究院」逝世的。他生於1891年，享年71歲（實齡）。三月二日大殯。台灣自蔣介石以下的「軍政大員」、「社會名流」以及各詩社等等，紛紛致送輓聯，對胡推崇備至。（例如蔣介石的輓聯云：「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；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」）而推崇多有逾份者，那些採用陳辭濫調來推崇胡適的「名人」所撰的輓聯，我不想多談了。這裡只想談梁寒操寫的一副輓聯：

名既大，謗亦隨焉，學術之爭，猶有待春秋定論；健則行，倦即睡耳，哲人遽萎，究難消一代沉哀！

所謂「謗亦隨焉」當是指內地對胡適的批判而言。平心而論，過去，那些批判是有些「過左」之處；但台灣之捧胡適，亦會有人發出「以適之爲大聖，以續溪爲上京」之謂（按：胡適是安徽績溪人）。此聯歸結爲「學術之爭」，「猶有待春秋定論」，立論可說比較公允。下聯的「健則行，倦即睡耳」，寫得亦甚瀟灑。

梁寒操輓胡適聯中的「名既大，謗亦隨焉」，是有「藍本」的。「藍本」是曾國藩寫他的鄉先輩湯鵬一聯：

著書成二十萬言，才未盡也；

得謗遍九州四海，名亦隨之。

湯鵬（1801—1844），湖南益陽人，字海秋，和曾國藩（湖南湘鄉人）是「大同鄉」，年紀比曾國藩大十歲，但壽命則比曾國藩短得多，曾享壽61歲（1821—1872），他只有43歲，可說是「英年早逝」。但著作則甚多，他的生平詳見梅曾亮給他寫的墓誌。他的著作在當時或者很有名，但今人知之者則恐怕很少了。

（摘自《花不花雜記》，花城出版社）



林邊紅屋

位於鰂魚涌柏架山的紅屋，又稱「林邊紅屋」，乃二級歷史建築物，有逾百年歷史。

紅屋，因英式紅磚建築而得名，建成於上世紀初，原是太古洋行糖廠經理和高級職員的宿舍。日治時，大樓被炮彈損毀，原有的尖頂建築，蕩然無存。

太古糖廠結束後，1976年，政府收回土地，大宅至今一直空置。